

霧中鼓聲

字 心





震中鼓声

字 心



2 039 1461 1

雾 中 鼓 声

字 心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京安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54·字数99,000

1983年3月第1版·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5,000

书号10137·64 定价0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题材新颖、风格别致的中篇小说。

沉睡了上千年的大凉山区，在党的民主改革进军号声中，苏醒了，以她那美丽而妩媚的丰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于是，大凉山的主人——彝家翻身的奴隶娃子，在满怀激情奔向社会主义的同时，对他们的救星共产党，怀着深深的爱戴、崇高的敬仰。

然而，平地一声雷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一大批被翻身奴隶视为“救星”的各级党委的书记们，被打倒了。血气方刚的翻身奴隶百思不得其解，他们也磨刀霍霍，举旗造反，为抢回“救星”、建立“社会主义的娃子寨”而战斗了！

作品紧紧地围绕这一主线展开，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位身陷囹圄、但却顾全大局、以党的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县委书记形象；同时，对翻身奴隶性格各异的刻画，对大凉山瑰丽多姿的描绘，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纯真披露，都饱含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；至于立意的深沉、意境的幽深，更是难以忘怀。

我坐在州委书记陆沉的办公室里。他有一张线条分明的脸孔和一对深邃明亮的眼睛。说话声音刚亮,但个别字音咬不准,几乎顽固地保留着胶东人的本色。

“我是一个平庸的书记,”他说,“我实在是很平庸的。如今,这片边远的山区,可以这样说吧,裤子和肚子的问题,终于解决了。但是,能不能叫做小康呢?我看还差得远。所以,你还是不报道为妙。”

陆沉书记把门关住了。

报道与否,我不在意。作为省电台的记者,我只不过借人家一席宝地,再加上这顶无冕之王的桂冠,接触各类人物更为方便。

“好吧,遵命不如从命。”我想了想说。

“但是,你这趟就白来啦!”

“那么,怎么办呢?我老远跑来,赶一个彝族年,吃一顿砣砣肉,仅此而已,实在得不偿失。”

他流露出歉疚之情。

“陆书记，我想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自己？不作报道用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你们这一辈党的工作者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
“是呀，山径崎岖！不过，在弯弯山道上盘旋的，何止党的工作者，还有为数众多的人民群众。我们这里，农牧结合，论发展前途，大有可为。你有兴趣，不妨找几个人来座谈一下。如果你乐意下去走走，那更好。有个藏在远山那边的拉莫寨子，就很值得去看看。”

“拉莫，那不是老虎？”在彝族语言里，我懂得拉莫这个词汇的意思。

“那里，几十年前发生过一次奴隶起义。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，奴隶娃子起来暴动，几乎杀光了奴隶主。后来，奴隶主卷土重来，奴隶娃子死得更多，一条叫牛惹的河，血水流了几天几夜。但是，奴隶主吓破了胆，提起这事就谈虎色变，于是这个寨子就有了今天这个名字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

“不过，拉莫寨子并非老虎，那里的人，我相处过，简直情同骨肉。”

“陆书记，你夫人有空么？听说她的老家就在拉莫寨子，我可不可以先找她谈谈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，过罢年她就走啦。”

“怎么，她没有住在州里？”

“这儿没有她活动的天地，憋得慌，日子一长老犯病。还是在下边好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失望而又懊悔。很想亲自去一趟这个叫作老虎的拉莫寨，然而，天公不作美，接连几天几夜的大雪，路断人绝，远山那边根本无法通行。瞧这窗外，鹅毛大雪漫天飞舞，沙沙作响，象是一片白色的羊群，放牧到一望无际的白草坡上。

“陆书记，你不是在拉莫寨子住过一阵子么？”我只好提出另一个请求，“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？”

他面有难色，然而，终于拉出了藏匿在心底的话头。

岁月流去很远了。

他跟很多从基层上来的领导干部一样，记忆力极强。在冬日的黄昏里，我们没有开灯，围着一盆桐炭火。若明若暗的火光，辉映着他那线条分明的脸孔，于是，他那发自心坎底层的叙述，更犹如在缓缓地展现一幅奇异的画卷……

1

陆沉终于醒来了。

他做了一个怪梦：全县对他的批斗大会刚结束，他竟然跟苏雪举行了复婚典礼。离婚和复婚，都有点象儿戏，特别是复婚。他头上戴着高帽子，颈上挂着黑牌子，戏剧味儿十分浓厚。这不是唱猴戏么？他提出了抗议。走在他身边的苏雪，扭过脸来横他一眼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象是责骂他不知好歹，又象是警告他别的什么。而就在这莫名其妙的时刻，他醒过来了。

“牛棚”里黑尽了。他抬起手腕，只听到秒针嚓嚓地走动，而显示时辰的标记，却一点也看不清楚。他记得，自己这块戴了多年的手表，尽管并非名牌，但夜里的能见度极好，再黑也能看见那一粗一细的指针。哦，朦胧的睡意完全消逝了，他清楚地记得，一位革命造反战士将手表给他“革”去了，换了另外一只。

刚刚过去的这次全县规模的批判大会，持续了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，整整七十二个小时呀！换人不换马，而且不让被批判的这头“马”闭一会儿眼睛。那种眼皮坠上千斤，头顶压上一吨的无形痛楚，只有身临其境的人，才能谈出其中的感受。散会以后，他回到“牛棚”反而睡不着了。这次批斗，只在亮相和回答问题时，才叫他站起来，所以腰酸腿痛的感觉不明显。就是头昏脑胀、双眼发涩，精神过度紧张后的疲劳，严重地折磨着他。大会是在凌晨结束的，直到傍晚他才昏沉沉地睡去。

到底什么时候了？天一亮他就要被押送上路，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去接受批判，去“消毒”。他要抓紧时间打点一下行装。他翻身坐起来，依然看不清表面上的指针，于是趿着鞋走向窗户边上。

“牛棚”在县邮电局顶楼上。由于担心这位全县最大的走资派“畏罪自杀”，在唯一的一堵窗户上，早用粗铁丝编成了窗棂，只容他伸出一只手去，想挤出半个身子便根本不可能了。窗外立着一排高高的白杨，那是大跃进年间扩建这座县城时，种下的行道树。九年过去了，绿树成荫，在深秋

的夜里散发出清凉的气息。陆沉微微吸了一口窗外潮湿而凉爽的空气，随即伸出手去，抓住一只粗壮的丫枝。他的眼窝顿然湿润了。

三天三夜的批斗大会，起初清理他的阶级立场，接着追问他的男女关系，末了又回到路线问题；而这排白杨树，却成了路线斗争的焦点。大会自始至终由全州革命造反总部莅临县城、包打天下的全权代表苏雪主持。苏雪是他过去的妻子，一瞧男女关系这档子事，扯开了便没个完，而且搞不好会弄得她自己一身骚，于是紧握战机，火候一到，便又把斗争的矛头拉回到路线上来，以她那三十多岁的人所少有的圆润嗓子，说他在大办钢铁的年月却拚命种树，到底在和谁唱对台戏？这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喊的得不偿失，又配合得多么紧密！

这一席话，标新立异，大长了造反派的志气，立刻换得了会场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。此刻，声浪早已平息。他站在全城的最高处，从铁窗里望出去，夜空墨黑，象一口倒扣的铁锅，莫辨东西。他心里风起云涌，波涛翻滚，想起苏雪说的那些话，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

他敢跟大办钢铁唱对台戏么？他没有那样的胆量，更没有那样的胆识。提起砍树，在他指挥下，砍光了几个山头，这恰好是他的痛处，什么时候想到这一点，心灵深处便惶惑不安，似乎欠下了一笔债。当年，实在太幼稚了，太狂热了！陆沉每逢回忆起前些年的冒失，心里就无比内疚。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声炮响，他刚刚有点清醒的头脑，忽又被震

动得昏昏然。难道自己还幼稚得不够、狂热得不够么？什么砍树和种树，真有点叫他啼笑皆非了。当时，县城里就那么一条独街，驮运矿石的牲口，在街子上过来过去，将一棵棵小树啃得精光。城关镇有意见，他于是在大战中挤出一个空隙，带上一路人马，花半天工夫将行道树补栽齐全。接着，他又作出一个强硬的规定：马啃行道树者补种两株，人毁行道树者补种四株。他那时是兼任县委副书记的人民武装部部长，“上马管兵，下马管民”，规定执行得很好。东西两行白杨树，终于生机旺盛地成长起来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其间夹杂着一株核桃树。补种时有人提出调换一株，他坚持说不用了，而且亲自把它栽在新建的邮电局门口。岁月流逝了，核桃树长高了。眼下，居然使当年的种树人从铁窗里伸出手就能拽住树枝了，而且上面还有一颗核桃，竟未被深秋的肃杀所吞没。他有些心慌意乱了。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情，他摘下核桃，捏在掌心里，然后装进了衣兜。

起风了，天边滚着雷声。他趁闪电撕开漆黑天幕的工夫，迅速抬起手腕，然而还是没有看清楚表面。到底什么时候了？陆沉长吁了一口气，象是叹息，又象是急于吐出心中的郁结。

2

然而，心中的郁结，总不是那么好吐的。

半夜里，陆沉突然被叫出去，让他参观连夜布置起来的

“走资派罪行展览”。哪怕明天就要上路，去挨村挨寨地接受批斗，眼下，也用不着如此紧骤和神秘呀！他委实捉摸不透了。后来，他总算琢磨出一点名堂来，不得不叹服展览的策划者。这人深知他的底蕴，仿佛猛然间伸出一根烧红的铁棍，狠狠地烙了一下他藏在心灵上的伤口，使得他头晕目眩，差点当场昏倒。

一幅幅大字报，揭得他体无完肤，却已是司空见惯。当他看完了所有的大字报，正以为“老调重弹”，突然，一张漫画迎面扑来，象是当头一棒，弄得他心慌意乱。这幅挂在原县委会议室进门左边墙上的“杰作”，出自谁的手笔？技法和构图，都如此熟悉？……是她，她终于重操旧业了！

陆沉从“罪行展览室”回到“牛棚”，身心交瘁，疲惫不堪。在床上躺了一会，他又翻身坐起，随又不停地在屋里走起来。世界多么辽阔，他活动的天地，却只有这么一个六尺见方的“牛棚”。用来诬蔑他的材料，大字报上写出的，已经绰绰有余，为什么还要炮制这幅“杰作”来触动他的伤疤？太残忍了，似乎远远超出了政治上的需要，他真有些惶惑不解、忐忑不安了。

大概快天亮了。窗外，风声雷声早已停歇。雨终于没有落下。天穹又是一片墨黑，只不过不象一口倒扣的锅，好似一块板，一块看不到边望不到沿的板。全城没有一点灯火，似乎电厂又出了事故，更增添了世界的昏暗和恐怖。倒是拉莫寨子的方向，还有一点两点跳动的灯火，然而，却是那样孤独，那样遥远，象是天穹的尽头残存着的寂寞的星

辰。

他的心也感到无边无际的寂寞了。

这不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么？怎么让那样一幅画出现呢？

时光过去了十年，事情决不会埋没，陆沉悔恨不已。当年，为什么那样轻信而又那样轻率？一场错误的结合，送来吃不完的苦果！

他并不怕出自己的丑，高帽子戴过了，大街小巷游斗过了，县委第一书记的尊严扫地以尽了，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了；唯独这幅画，亵渎了另一个人，他的感情通不过，绝对通不过。

十年前的破裂，最终的原因就在这里。

他当时在拉莫寨子工作队参加民主改革，部队一个紧急通知，突然把他调回来。接待他的是军分区新上任的张司令员。正当中午时分，司令员端上一盘热腾腾的山东饺子，象一位久不见面的父兄，亲切地招呼着他。

“来吧，小陆，尝尝咱们的家乡味。”

陆沉刚拿起筷子，司令员却又拦住他，说还要等候一个客人。其实，纯属多此一举，因为客人早已象风一样飘进来。她手里拎着一瓶泸州老窖，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即将上任的作战科长。

“哦，苏雪，你站在那儿干啥！快过来，一个部队的老战友了，还用我介绍么？”

三个人边吃边说，酒酣耳热之际，张司令员突然叫住陆

沉：

“你属什么的？今年……哦，你都快三十啦。该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唔，找一个吧。苏雪怎么样？当年跳《兄妹开荒》的，如今在宣传科搞画，我瞧，你们倒是一对。”

不管是否一对，既然司令员下达了命令，何况苏雪事先已经同意，他们之间的结合过程，并不比张司令员结束一次作战会议漫长……

如果说这是一个错误，那么，责任谁负呢？

铁窗外，仍是那墨黑的夜空。透过厚重的云幕，突然跳出几颗星辰。它是那么耀眼，那么晶莹，那么贴近。陆沉觉得张司令员就在他身边，一直到现在，可能还在系念着他。怎么能够责怪司令员呢？怪自己，都怪自己！

他不是一个迷恋女色的人，然而他对苏雪毕竟有几分迁就。当时，山里的叛乱还未扑灭，作战部门分外繁忙。而宣传部门，尤其是画画儿的，就显得出奇的清闲和无事可做。一天，陆沉从第一线回来，跨进宿舍，苏雪坐着未动，她在对着镜子施朱黄，不，在画眉毛。

“唉，我的大画家，又不让你演《兄妹开荒》，你闹这些玩意儿干啥？”丈夫半责备半疼爱地说。

她突然把笔一摔，扭过身来，酸溜溜地说道：

“我的大科长，你瞧不惯我画眉，难道叫我画雾？”

“画雾，画什么雾？”

“哼，装得倒象！我看你能装多久！”

“什么装多久？雾跟眉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哼，怎么没关系？我要打扮打扮自己哟，我担心跑出一个美人儿来，把我的陆大科长抢跑了哟！”

“咳，说些什么呀！”

“还‘说些什么’哩！瞧瞧你的庐山真面目吧！”苏雪回身打开抽屉，拿出陆沉的日记本，翻到一页，抑扬顿挫地念起来，“呵，‘我真没有想到，在这个偏僻、多雾的小村落，我会被一个彝家姑娘偷偷地爱上！乡亲们都夸她生得象一粒露珠儿，可是老实说，我从来没有留心过她的模样。事情不知是怎样发生的，我真象钻进浓雾之中……’”

“咳，你念这干什么？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！”陆沉阻拦她说，“这是哪百年的事了，我不是向你说过么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婚前，还有婚后。”

“还好意思‘说过’，你都说清楚啦？瞧，下边还有好听的……‘咳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令人惧怕的旋风，这令人不安的感情！’哼，有什么不好办的，惧怕什么？不安什么？带上部队，长驱直入，在拉莫寨子住上一年半载，你和你的‘露珠儿’，不就心安神定了？”

“住嘴，不许你侮辱她！”

陆沉暴怒起来，猛一掌，砸在写字台上。镜子倒下，画眉毛的笔跳起老高，又倒栽下来，在苏雪雪白的脸颊上，涂上一个奇怪的感叹号。

苏雪先是一愣，本想擦掉脸上的墨迹，一瞧陆沉神情不安，赶忙往地上一坐，蹬着腿大哭起来。陆沉去扶她，她趁

机抓住他的衣襟，站起来跳着脚说：

“走，找司令员去，找司令员去！你太欺负人了，我要找他评理，我要找他……”

苏雪正拉着陆沉往外走，张司令员进来了。

“我要了解前边的情况，”张司令员说，他眉头微蹙，脸上隐藏着不满，“你们的事情，是不是往后推一下。”

苏雪擦着眼泪，气愤地走了出去。

张司令员听完陆沉对于战况的汇报后，眼神里透出歉疚之情，略带不安地说：

“我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，你和苏雪看来并不是很好的一对。”

陆沉惶惑地凝视着张司令员，就象凝视着墨黑的夜空冒出的几颗星辰。他真犯了命令主义么？包括他自己的婚姻在内，在那个年月，差不多都是那样组合而成的。与其说咎由他负，不如说时代使然。其实，纯属自由的结合，也难免发生违背初衷的结局。

张司令员的性格，跟他打了一辈子仗不无关系。喜欢干脆，喜欢利落，喜欢快刀斩乱麻。他说了一些苏雪最近的情况，嘱咐陆沉说：

“我把底都掏给你了。人家是旧情复萌，恶人先告状，这样的事，你自己不好管，组织上自会出面。小陆，你可不能影响工作呵！明天你又得出发，要去的地方，恰恰又是拉莫寨子。情绪不能有任何波动，要保证战斗的绝对胜利！”

次日，陆沉就出发了。

离开军分区的当晚，他没有回宿舍，睡在招待所的一间贮藏室里。半夜，他被人们的欢乐所吵醒。慰问团的演出刚结束，看戏的人们和演戏的人们相继归来，不光惊醒了他，还惊飞起歇在天花板上的几只苍蝇，嗡嗡叫唤。他再也不能入睡了。他离开拉莫寨子不过一年，情况却有了急转的变化。由于南面的叛匪受到沉重打击，纷纷向北窜扰，拉莫寨子后面的洛莫大山又重新沦为叛匪盘踞的巢穴。他有些担忧了。拉莫寨子的平顺，乡亲们的安全，他都深为挂虑。但是，隔壁房里飘来一个声音，突如其来地打断了他的思路。他心里顿然静下来，心脏和脉搏几乎都终止了跳动。

“胆小鬼，你怕什么？事情是他挑起的，我就是报复！
嗯，你怕什么？”女的声音挑逗得肉麻。

“我怕，怕你——”男的声音低沉而老练。

“怕我什么？”

“怕你那双眼睛。”

“当真？嘻嘻，我的眼睛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“你把眉毛画得如此之黑，眼睛显得如此之……如此之象一对虎眼。”

“嘻嘻，一对虎眼！你怕么？你当然怕？怕我吃掉你！”

……

陆沉两眼发直，呆愣住了。几只苍蝇叫得更起劲了，飞去飞来，甚至撞在他的脸上。他只觉得心里发怵。难道这是真的？他从床上坐起，好象静止的心脏顿时突突跳个不停，他急于冲出贮藏室，急于见识一下那位怕被老虎吃掉

的家伙。然而，他终于控制住了。这算什么呢？明天就要出发，战士们在流血，乡亲们在受苦，司令员在着急，自己有什么理由让这档子没名堂的事情纠缠住？

隔壁接着转换了话题，因为邀请吃晚餐的人走来，总算暂时冲散了两颗卑劣心灵的倾诉。然而他的情绪，并没有服从司令员的命令，却象拉莫寨子的雾一样，不住地翻滚波动。不过，他的情绪最终还是平定了，那是到了拉莫寨子之后，频繁的战斗终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。他的思想好象滤过的一样，单纯而又透明，屏幕上边反复出现的，只有斗争和胜利。为了在残酷的斗争中，取得尽可能大的胜利，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。

事情自然远未结束。对盘踞在拉莫寨子后山的叛匪给予重创后，陆沉一回到军分区，司令员见了他，头一句话就是：

“沉住气，要挺住！”

山里的脚步，总是比山外迟缓。反右运动人家都收摊子了，这里才刚刚开始。然而，事物的发展，始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。部队还在打仗，领导机关的运动本来准备走走过场，提前收兵，临了，却让一张盖住一堵墙的大字报拖住了腿脚：

张司令员，你为什么要捂盖子？！

紧接着又是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，质问他 and 军分区